文史通義

章氏遺書卷第二　文史通義內篇二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人之生也自有其道人不自知故未有形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啟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

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衆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

嘉業堂刊

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羲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為江河培塿積而至於山嶽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為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為治化不同有如是爾當日聖

人創制祇覺事勢出於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須爲葛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爲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故言聖人體道可也言聖人與道同體不可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衆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爲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然者聖

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爲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即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迹也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衆人斯爲聖人非衆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聖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

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爲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歟曰集之爲言萃衆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卽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

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意謂伯夷尹惠皆古聖人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公孫丑氏嘗有若是其般之問矣故言三子之偏與孔子之全無所取譬譬於作樂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譏孔子也以之譏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爲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與神以爲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以一言盡孔子之大亦天地也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孔子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羣聖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羣聖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再則曰甚矣吾衰不

復夢見周公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問仲尼焉學子貢以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遊而不作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也而猶嗤黨人爲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爲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至於無可復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吻合如出於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與神

而爲恍惚難憑之説哉
或曰孔子旣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僅對夷齊尹惠之謂也又不同於周公之集也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竊取其義以擬周孔周公其玉振之大成孔子其金聲之大成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道法而於前聖所傳損益盡其美善玉振之收於其後者也孔子盡周公之道法不得行而明其教後世縱有聖人不能出其範圍金聲之宣於前者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故欲如

是以求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蓋言制作之爲聖而立教之爲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聖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爲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爲生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得毋阿所好歟曰朱子之言盡之矣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立言必折衷夫子大賢而下其言不能不有所偏矣宰我子貢有若孟子並引其言以謂知足知聖矣子貢之言固無弊而宰我賢於堯舜且曰遠使非朱子疏別爲事功則無是理也夫

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雖固體於道之不得不然而已爲生民之所未有矣蓋周公集成之功在前王而夫子明教之功在萬世也若歧視周孔而優劣之則妄矣故欲知道者在知周孔之所以爲周孔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卽道之所由晦也夫子雖周公之道而明其教於萬世夫子未嘗自爲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

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即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信也教之爲事羲軒以來蓋已有之觀易大傳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保之職詳於周官然旣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爲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未可以謂立儒道之極也儒也

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羲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旻號泣也以爲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

詩領太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非如後世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

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云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爲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爲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爲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道之所由隱也夫見亦謂之則固賢於日用不知

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卽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爲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之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譬之爲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爲六家劉向區之爲九流皆自以爲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

君子覩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為人所有矣楊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為虛位也夫道與德為虛位者道德之衰也

原道下

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所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紛言道而爲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吾道矣道本無吾而人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眾可稱我軍對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聖人即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藝被服如衣食人人習之爲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即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即有司

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即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故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並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閎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則去聖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但既竭其耳目心思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地之大人莫我尙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爲一經之隅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不啻儒墨之辨

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爲治爲察古人未嘗取以爲著述也以文字爲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載筆之士作爲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後其亦尙念欲無言之旨與夫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於我而所以爲言者初非由我也夫道備於六經義藴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

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功德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采色以爲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陰也理闢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即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爲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爲之治而奏薰風靈臺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

遇文風雩言志則帝王致治賢聖功修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而謂文章之用必無咏歎抑揚之致哉但溺於文辭之末則害道已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託空言以爲明道也曾子眞積力久則曰一以貫之子貢多學而識則曰一以貫之非眞積力久與多

學而識則固無所據爲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迹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爲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卽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

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顧經師互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晉涵曰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誡者余諦

審之謂朱少伯名錫庚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

族子廷楓曰叔父通義平日膾炙人口豈盡得其心哉不過清言高論類多新奇可喜或資爲掌中之談助耳不知叔父嘗自恨其名雋過多失古意也是篇題目雖似迂濶而意義實多創闢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師政教皆出乎天賢智學於聖人聖人學於百姓集大成者爲周公而非孔子學者不可妄分周孔學孔子者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爲心孔子之大學周禮一言可以蔽其全體皆乍

聞至奇深思至確通義以前從未經人道過豈得謂陳腐耶諸君嘗曰謏爲陳腐恐是讀得題目太熟未嘗詳察其文字耳

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

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已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已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

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卽爲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爲學而以詩書誦讀爲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讀爲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斥以爲佞者蓋以子羔爲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原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爲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冑子以及三代之學校

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其佔畢出而即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傅說之啟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

皆爲前人陳迹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而不能無敝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爲流別也失爲某事之敝則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

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爲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即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原學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

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徇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無所歆而動既已爲之則思力致其實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學校科舉奔走千百才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既以誦習儒業即爲學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學博者長於考索侈其富於山海

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鶩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矜其豔於雲霞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搆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

時而好名狥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倣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狥風氣且詡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博約上

沈楓墀以書問學自愧通人廣座不能與之問答余報之以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已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或曰此即蘇子瞻之教人讀

漢書法也今學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
毫釐則謬以千里矣或問蘇君曰公之博贍亦可學乎
蘇君曰可吾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
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譬於市貨意
謂貨出無窮而操買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爾學者多
誦蘇氏之言以爲良法不知此特尋章摘句如近人之
纂類策括者爾問者但求博贍固無深意蘇氏答之亦
不過經生決科之業今人稍留意於應舉業者多能爲
之未可進言於學問也而學者以爲良法則知學者鮮
矣夫學必有所專蘇氏之意將以班書爲學歟則終身
不能竟其業也豈數過可得而盡乎將以所求之禮樂

兵農爲學歟則每類各有高深又豈一過所能盡一類哉就蘇氏之所喩比於操貲求貨則每過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藥餌以次類求矣如欲欲求而盡其類歟雖陶朱猗頓之富莫能給其貲也如約略其貲而每種姑少收之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蘇氏之言進退皆無所據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則以蘇氏之言以求學問則不足以務舉業則有餘也舉業比戶皆知誦習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爲者偶一見之則固矯矯流俗之中人亦相與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謂是學問非舉業也而不知其非也蘇氏之學出於縱橫其所長者揣摩世務切實近於有

用而所憑以發揮者乃策論也策對必有條目論鋒必援故實苟非專門夙學必須按冊而稽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漢書者嘗致力焉則亦可以應猝備求無難事矣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鉤元提要千古以爲美談而韓氏所自爲元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絕無流傳亦必尋章摘句取備臨文摭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鉤元提要之意而爲撰述是亦以蘇氏類求誤爲學問可例觀也或曰如子所言韓蘇不足法歟曰韓蘇用其功力以爲文辭助爾非以此謂學也

博約中

或曰舉業所以覘人之學問也舉業而與學問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備以俟舉即記之所謂博學強識以待問也寧得不謂之學問歟余曰博學強識儒之所有事也以謂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漶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學強識自可以待問耳不知約守而祇爲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將無學乎且問者固將闚吾名而求吾實也名有由立非專門成學不可也故未有不專而可成學者也或曰蘇氏之類求韓氏之鉤元提要皆

待問之學也子謂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羅摘抉
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制數貫串旁騖實能討
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豈可
以待問之學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蓋因名而求實
者也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而見道既見道則超乎文矣
王氏因待問而求學既知學則超乎待問矣然王氏諸
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
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
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
仰王氏而悞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
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

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知孰爲功力孰爲性情斯固學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目以謂高情勝致互相讚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悞以襞績補苴

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博約下

或曰子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爲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夫古者教學自數與方名誦詩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問人之資近與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強也豈古今人有異教與答曰今人爲學不能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勢使然也自官師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學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師既分則肄習惟資簡

竝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職業其不同者二也古學失所師承六書九數古人幼學皆已明習而後世老師宿儒專門名家殫畢生精力求之猶不能盡合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時人事今古不可強同非人智力所能爲也然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星三代損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則人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强歟王氏致良知之說卽孟子之遺言也良知曰致則固不遺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發而遂明孟子所謂察識其端而擴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學輒以良知爲諱無亦懲於末流之失而謂宗指果異於古所云乎

或曰孟子所謂擴充固得仁義禮智之全體也子乃欲人自識所長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騖焉豈所語於通方之道歟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其說並行而不悖也聖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自顏曾賜商所由不能一轍再傳而後荀卿言禮孟子長於詩書或疎或密途徑不同而同歸於道也後儒途徑所由寄則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者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知其所致爲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緩之二爲可忽則於斯道不遠矣狥於一偏而謂天下莫能尚則出奴入主交相勝負所謂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學必求其

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於守先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浙東學術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愼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尙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

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爲然也

世推顧亭林氏爲　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棃洲氏出於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尙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爲經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

理以爲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聖如孔子言爲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況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荊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

門戶矣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於世者陽明得之爲事功蕺山得之爲節義梨洲得之爲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爲經術史裁授受雖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茅白葦極面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爲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爭門戶也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

皆非
史學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託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後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沉潛之殊致譬則寒

晷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爲功不知其意交相爲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詈與夫勉爲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爲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爲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爲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爲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

爲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即僞陸王以攻眞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後學之嘵嘵乎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子之形似必繁密而陸王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僞陸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僞陸王不得號爲僞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僞朱無僞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眞魏皆承朱子而務爲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

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僞陸王之冒於朱學者猶且引以爲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傳言有美疢亦有藥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僞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爲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疎舛是何傷於大體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眞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醕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

二章何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通貫古今經緯世宙之朱子而爲村陋無聞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所義不能無得失攻訂不能無疏舛自獲麟絕筆以來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陸王之僞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憂當何如邪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不如告子之

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爲是非如傭力佐鬬知爭勝而不知所以爭也故攻人則不遺餘力而詰其所奉者之得失爲何如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爲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爲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爲通人達士者亦幾幾乎褰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

粹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九峰再傳而爲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爲仁山白雲四傳而爲潛溪義烏五傳而爲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爲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

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厤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厤而貶羲和也盡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餘也抑亦後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即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僻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井捽者氣所蕩也其後亦遂居之不疑者志爲氣所動也攻陸王者出僞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爲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即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眞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從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爲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爲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爲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幟以市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爲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强半皆當遵從而不廢者

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以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偏衷而害於道也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眞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閒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爲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眞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爲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即不得爲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實強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裏則朱子之著於竹帛即其宣於口耳之言是表

裏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即以是義責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書朱陸篇後

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鉅儒而心術未醇頗爲近日學者之患故余作朱陸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餘年同時有橫肆罵詈者固不足爲戴君累而尊奉太過至有稱謂孟子後之一人則亦不免爲戴所愚身後恩怨俱平理宜公論出矣而至今無人能定戴氏品者則知德者鮮也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

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戴見時人之識如此遂離奇其說曰余於訓詁聲韻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輿之隸也余所明道則乘輿之大人也當世號爲通人僅堪輿余輿隸通寒温耳言雖不爲無因畢竟有傷雅道然猶激於世無眞知已者因不免於已甚耳尙未害於義也其自尊所業以謂學者不究於此無由聞道不知訓詁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學於文辭求於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竟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然此猶自道所見欲人惜已是從於說尙未有欺也其

於史學義例古文法度實無所解而久遊江湖恥其有所不知往往強爲解事應人之求又不安於習故妄矜獨斷如修汾州府志乃謂僧僚不可列之人類因取舊志名僧入於古蹟又謂修志貴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則識解漸入庸妄然不過自欺尙未有心於欺人也余嘗過戴君於寧波道署居停代州馮君廷丞馮旣名家子夙重戴名一時馮氏諸昆從又皆循謹敬學欽戴君言若奉神明戴君則故爲高論出入天淵使人不可測識人詢班馬二史優劣則全襲鄭樵譏班之言以謂己之創見又有請學古文辭者則曰古文可以無學而能余生平不解爲古文辭

後忽欲爲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覆思之忘寢食者數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爲文者振筆而書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遠出左國史漢之上雖諸馮敬信有素聞此亦頗疑之蓋其意初不過聞大興朱先生輩論爲文辭不可有意求工而實未嘗其甘苦又覺朱先生言平淡無奇遂恢怪出之冀聳人聽而不知妄誕至此則由自欺而至於欺人心已忍矣然未得罪於名教也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顧以訓詁名義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醜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

而朱子徼倖爲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此則謬妄甚矣戴君筆於書者其於朱子有所異同措辭與顧氏寧人閻氏百詩相似未敢有所譏刺固承朱學之家法也其異於顧閻諸君則於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而口談之謬乃至此極害義傷教豈淺鮮哉或謂言出於口而無蹤其身既歿書又無大牴牾何爲必欲摘之以傷厚道不知誦戴遺書而興起者尙未有人聽戴口說而加厲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閒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爲通人而誹聖排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向在維揚曾進其說於沈旣堂先生曰戴君立身

行已何如朱子至於學問文章互爭不釋姑緩定焉可乎此言似粗而實精似淺而實深也

戴東原云凡人口談傾倒一席身後書傳或反不如期期不能自達之人此說雖不盡然要亦情理所必有者然戴氏既知此理而生平口舌求勝或致憤爭傷雅則知及而仁不能守之爲累歟大約戴氏生平口談約有三種與中朝顯官負重望者則多依違其說閒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畧見鋒穎不肯竟其辭也與及門之士則授業解惑實有資益與欽風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則多爲慌惚無據元之又元使人無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終莫能定故其身後縉

紳蓮者咸曰戴君與我同道我嘗正定其某書某文字矣或曰戴君某事質成於我我贊而彼允遵者也而不知戴君當日特以依違其言而其所以自立不在此也及門之士其英絕者往往或過乎戴戴君於其逼近已也轉不甚許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後學向慕而聞其恍惚元渺之言則疑不敢決至今未能定戴爲何如人而信之過者遂有超漢唐宋儒爲孟子後一人之說則皆不爲知戴者也

文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疏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

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源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

吳蜀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誤於先而司馬再誤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爲而

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况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使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爲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爲文德之恕而已爾韓氏論文迎而拒之乎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爲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卽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鍊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

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閒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爲義也廣矣今爲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爲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偶於良宇案閒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已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秘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

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籙由
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
爲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
章一道初不由此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
非珍之也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
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閒晦
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
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僞
體秦漢至倂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
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
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强索故余嘗書識其

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汩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疏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

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摹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

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爲玩物喪志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爲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已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

其元其所謂鉤元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駴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卽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

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

限之心手也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仲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啟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閱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

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祕爾據爲傳授之祕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古文公式

古文體制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卽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見於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卽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詫謂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眞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閭如有利弊得失公議興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卽刻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於此等碑刻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摘駭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辭而論道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末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禎八年闖賊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記事本末之例以事爲經以人爲緯詳悉具載而州中是非輿起蓋因闖賊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於創議守城者

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縋城欲逃爲賊擒殺並非眞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奏報和州失陷官紳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錄奏報以爲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竄甚有佳處然篇首必云崇禎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爲和城陷賊官紳殉難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既已刪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辭句

並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得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爲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爲狥則臣拜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

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碑臣扑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敘銜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摩古而删之且近代章奏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爲古文辭也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詞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至有稱爲該氏者誠屬俚俗不典然令無明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爲張爲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爲秦漢古欵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狥俗何顚倒之甚耶結句

又云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詡而庸陋如此何耶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云云是亦未善嘗云故明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之亂於辭爲順葢突起似現在之人下何補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文者當於此等留意辨之

古文十弊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兹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

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復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誌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牀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

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芥蔕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剜成瘡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爲瘡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柏之後彫然則欲表松栢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將表松栢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荆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江南舊家輒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爲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

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僞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於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婿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尚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悞聞以爲壻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

矣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敘一人之行事尚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敘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文者也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末敘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賵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爲經理者也詰其何爲失

實至此則曰倣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屨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悪矣又有江湖遊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

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旣已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己頗類不復知忸怩矣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矣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尚矣淸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掇淸言多而少擇也立朝風節强項敢言前史侈爲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

得因其强項申威便標風烈理因然也我　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敘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餽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　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飾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賤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勳詳於齊

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爾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千古爲之歎惜但文昌徇於李愬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侈陳淮西功績則無是理矣朱先生嘗爲編修蔣君撰誌中敘　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襲蔣誌

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摭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昔有夸夫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厠鼠推微知著固相士之元機搜間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

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頗上妙於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强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神妙哉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暨乎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即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誡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眞也由是推之名將

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

樓輕矣今此婪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習慣成風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啟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

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終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奇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荆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

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巖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誤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章氏遺書卷二終